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



阴山汪古

盖山林 著



K288

BF014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

阴山汪古

盖山林 著



65344

(内蒙)新登字1号

阴山汪古

yin shan wang gu

董山林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625 字数:308千 插页:5

1991年5月第一版 1992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ISBN 7-204-01297-6/K·98 定价: 8.40元



1. 石臼(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夏勒敖包)

2. 石臼(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夏勒敖包)





3.3. 石槽碾(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推喇嘛庙西南)



4. 石槽碾(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推喇嘛庙西南)

5. 监国公主人宣差河北都总管之印(1958年武川县东土城乡五家村出土)

前 言

汪古部是金元时代及其之前活动于今内蒙古阴山东段地区的一个部族。它在历史上，对缔造我们伟大祖国曾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对维护祖国统一，促进东西文化交流、开发和建设、繁荣内蒙古起过重要作用。汪古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一页，在我国历史的发展中，有过重大的影响和作用，占有一定的地位。

在金代，汪古部为金朝驻守长城（金界壕），自从汪古部归附成吉思汗之后，其首领被赐爵封王，与成吉思汗统治家族世代联姻，受到其他部族（民族）无与伦比的殊遇。汪古封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政治、军事上，由于汪古与元皇室世代联姻的特殊关系及其特有的地理位置，汪古部是元帝的可靠同盟者，元帝常利用汪古军去牵制、侦探和讨伐“西北诸王”的反叛。因此，汪古部对研究元代的政治、军事有重要价值。

在交通上，汪古部地处漠北和中原交通要冲，由内地到北方草原，汪古部领地是必经之地，因此，对汉族地区与蒙古草原游牧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起着重要作用。

另外，汪古部地区是中西陆路交通的东段，由欧洲、中亚到元朝的两京——大都和上都，这里是必经之地，元代我国宗教家、旅行家马儿古思和列班骚马都曾由汪古部领地前

往西亚和欧洲。欧洲来华的旅行家马可波罗、蒙帖哥维诺、和德里等人，他们往返都经过这里，有的还同汪古部人有过直接接触。这些途经汪古地区的旅行家和宗教家，报导了汪古部的情况，同时在西方也留下了各种文字的记载。这些记载，对研究元代东西交通有重要意义。

在宗教史的研究上，汪古部是一个笃信景教的部族，在汪古部封国发现过大批景教遗物。景教于唐初传入中国，唐之后在中国内地失传，直至明末耶稣会教士来华，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才又在我国传播，在这段中断时期中，虽在北京西南房山县、内蒙古多伦县干泡子等地发现过景教遗迹，但大批景教遗迹，却在我国福建泉州和北方汪古部领地上，在新疆虽然也发现有一些元代景教遗物，但无论从数量上和分布上都不能与汪古部领地上的景教遗迹相比。因此，汪古部的遗迹又对研究景教史有重要作用。

从考古学方面说，在昔日汪古部封国的土地上，城市、村落遗址和墓群随处可见，文化遗物比比皆是，因此，国内外学者对汪古部考古格外重视。日人江上波夫甚至认为，汪古部的“遗迹是内外蒙古过去所发现的遗迹中最重要的。它是可以同蒙古北部诺颜乌拉汉代匈奴王族的坟墓，鄂尔浑河畔的突厥苾伽可汗及阙特勤的陵寝和突厥文、汉文碑铭，东蒙古白塔子西北的辽三帝陵墓，契丹文、汉文哀册碑文，以及西蒙古额济纳河畔西夏时代的都城遗址等匹敌的文化大遗址”^①。他甚至预言，这里将来的发现，“可以期待使世界东

^①（日）江上波夫：“评马丁著‘绥远省归绥北方景教遗址的初步报告’”潘世宪译自《蒙古学》第三册，见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编《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十四辑。

方学者瞠目吃惊”。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的文物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深入到昔日汪古部的土地上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得了大批有关汪古部的珍贵资料，特别是获得了大批刻有古叙利亚文的石碑，这些发现和资料的公布，足以使世界东方学者吃惊。可以说，汪古部考古发现，足以与内蒙古的其它重大发现，如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伊克昭盟鄂尔多斯青铜器、阴山岩画相媲美，是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的重大考古收获之一。

鉴于汪古部的文物与历史具有以上的特点和优势，汪古史一直为治民族史、蒙古史、中西交通史、宗教史、元史学者所关注。近几十年来，内蒙古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和蒙古史学者对汪古的历史与考古研究引起了极大兴趣，发表了一批有水平的考古报告和研究论文，其中对汪古史研究出力最大，研究成果最著者首推内蒙古大学周清澍教授。本人在七十年代，多年从事汪古部的文物考古工作，积累了不少有关汪古部的文物考古资料。本书是以丰富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为基础，广泛吸收了前人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写成的，试图对元代汪古史进行一次系统的综合性的概述，并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对于这本汪古史的基本框架和内容，是想通过本书能够使读者对汪古史有一个系统的了解，其中包括汪古的族源、族属、部落世袭制度的形成，以及汪古封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社会制度、丧葬制度等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责任编辑：王挺栋
封面装帧设计：宋显瑞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前 言

- 一 汪古部的名称、族属和世袭制度的形成 1
 - (一) 名称 1
 - (二) 族源 3
 - (三) 从部落联盟到世袭制的形成 21

- 二 汪古部首领和王号 25
 - (一) 首领 25
 - (二) 王号 39

- 三 汪古部统治家族与成吉思汗家族的联姻 41
 - (一) 汪古部统治家族与成吉思汗家族联姻的原因 41
 - (二) 成吉思汗家族下嫁汪古部首领的公主 42
 - (三) 汪古部嫁到成吉思汗家族的王妃 49

四 汪古领地的社会经济	56
(一) 农牧业	56
(二) 手工业	65
(三) 商业	68
(四) 交通	79
五 汪古领地的城乡遗迹	96
(一) 首府——阿伦苏木古城	96
(二) 路、府、州、县	103
(三) 其它城堡	124
(四) 村落遗址	131
六 汪古领地的丧葬制度	186
(一) 汪古人葬制	186
(二) 汉族葬制	204
(三) 葬制反映的几个问题	209
七 汪古领地的文化生活	233
(一) 衣冠	233
(二) 日常生活的风习	247
(三) 语言文字	248
(四) 文学	251

(五) 儒学	253
八 汪古领地的宗教	270
(一) 景教	270
(二) 佛教	302
(三) 道教	311
(四) 回教	312
九 汪古领地的社会制度	350
(一) 领地制度	351
(二) 统治制度	368
(三) 生产关系	376
一〇 汪古部的军事	381
(一) 驻守长城	381
(二) 随蒙军攻灭西夏、宋、金和西征之战	385
(三) 讨伐叛王之战	387
(四) 参与元皇室帝位争夺之战	392
一一 汪古封国的崩溃与明代的“土达”	394
(一) 封国的衰落与崩溃	394
(二) 汪古残部与明代贺兰山地带的“土达”	397

附录一	汪古史大事年表	404
附录二	汪古部考古大事记	414
附录三	平治甸城山谷道路碑	418
附录四	王傅德风堂碑记	420
附录五	汪古论著、资料目录	422
后记	428

一 汪古部的名称、族源和 世袭制度的形成

(一) 名称

汪古之名始于金末，在汉文史籍中有汪古、汪古惕、雍古、雍古多、永古、汪骨、旺古、瓮古、王孤等几种不同的译写。关于汪古一词的来源和意义，历来有着不同的解释。或谓北匈奴温禺犛王名字的借用，“北匈奴有温禺犛王其人，他的名字与汪古二字相同”^①；或谓阴山之汪古山的名称，“汪古部名不论本于长城，抑本于中国人名曰阴山之汪古山（此山在山西之北亘延东西），然此民族之实在名称，未能知之也”^②；或谓长城之意，“汪古部在成吉思汗时代以前，并在是时，隶于契丹（指中国）之阿勒坛汗（指金主）。近类蒙古人，所部有四千户，契丹主名阿勒坛汗者，曾自女真海滨达于哈刺沐涟（Cara-mouran 即黄河），筑一长城，以防蒙古、克

① 村上正二：《蒙古帝国成立以前的各游牧部族》——释拉施特《部族篇》——载于《东洋史研究》第23卷第4号。

② 《多桑蒙古史》（冯承钧译）第一卷第二章，页54，注文（1），引拉施特的话。

烈、乃蛮及其他游牧部落之侵入。……契丹帝雇汪古部人守此长城。蒙古人名此长城曰 Ongou，突厥人则名之曰 Bourcourca。”^①《新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谓：“汪古部乃白达达十五部之一。本为布而古特，亦曰贝而忽特，辽人称为乌而古。屡降屡叛。后为金人所抚，属西北路招讨司。大定后，北族（即蒙古）渐强，金堑山为界，以限南北，而乌而古有帐四千，居界垣之冲要，屏蔽山后诸州。蒙古谓长城曰盩古，又伪为汪古”。以上诸说，以拉施特的长城说最为流行。实际上“汪古”的名字应源于瓮衮，瓮衮是“神”的意思。《多桑蒙古史》谓：“鞑靼民族之信仰与迷信，……以木或毡制偶像其名 Ong on，悬于帐壁，对之礼拜。”《卫拉特联盟时代的法律》亦谓：“命去除瓮根（萨满神像），反之者处以财产型（百十一条）”。萨满徒每以偶像（神）所居之地为“瓮衮”，今日的大青山中的吴公坝（或作蜈蚣坝），“吴公”即“翁衮”之谐音，它是北魏以来所称的白道岭，白道岭《山西通志辑要》称翁衮山。《归绥县志》谓：“神山、吴公坝、白道岭，实一山而异名。”《朔平府志》：“神山在归化城北四十里，一名翁衮山”。《绥远通志稿》：“蒙语称神山曰翁衮山，盖此名相传已久”。从以上诸证可知，瓮衮、翁衮、汪古是一词的不同谐音，是“神”的意思。由是知道，汪古部是以所居的瓮衮（汪古）山为该部族的名称，而非来自长城之蒙古语译音，亦非来自温禺牒王之名。

汪古部始称“白鞑靼”，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和《辽史·天祚帝纪》均称汪古为“白鞑靼”。汪古之名，始见

^① 《多桑蒙古史》（冯承钧译）第一卷，第二章，页54，注文（1），引拉施特的话。

于成书于1240年的蒙文《蒙古秘史》。当时对汪古，常以汪古、白鞑鞴混称，蒙文汉译本《圣武亲征录》谓：“今爱不花驸马丞相白达达是也。”此书成书时当在元成宗之世，这时仍有白鞑鞴之称。汪古一词在汉文史料中屡屡见及：《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八年敕大同路“赈瓮古饥民”，此外，马祖常《曾祖月合乃神道碑》、姚燧《牧庵集·便宜副总帅汪公神道碑》、《元史·按竺迩传》、《元史·汪世显传》、许有壬《马祖常神道碑》、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氏族》、阎复《驸马高唐忠献王碑》，有雍古、汪骨、旺古、雍古歹、汪古的记载。汪古一词在西方外文史料中出现较早的有成书于1307年的拉施特《史集》和《马可波罗行记》。从以上史料记载看，“汪古”一词用于部族之名大概始于十二世纪，普遍使用大约是在十三世纪。

（二） 族源

汪古的族源问题，历来有不同说法，中外学者又有不同主张，综合各家之说，约可归纳为四种观点：其一，汪古属于突厥族。这里又有两种不同看法：或谓属突厥诸族中的回纥（或回鹘）的一支，如谓汪古是“西域聂思脱里贵族”^①“出于花门贵种”^②，“色目三十一一种之一”^③；或谓属突厥诸族

① 黄滔“马氏世谱”，《金华黄先生文集》卷43。

② 元好问《遗山集·恒州刺史马君神道碑》，卷27。

③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

中的沙陀的一支，如谓汪古是“沙陀雁门节度之后”^①，“汪古部，亦沙陀突厥也”^②，“阴山鞑靼出于沙陀，乃突厥种”^③，“雍古惕本回鹘遗种；汪古本突厥沙陀种”^④。其二，汪古属于蒙古族，这里也有两种不同看法：或谓汪古部本蒙古族，如说蒙古人曾自称曰库克蒙古勒，即青蒙古^⑤，宋人称鞑靼。汪古部族本蒙古族，因其居漠南之阴山，称阴山鞑靼，宋人为区别他们与漠北鞑靼之称呼，而称之为白鞑靼；或谓本非蒙古族，而后融合于蒙古族者，如柯绍忞《新元史·氏族表》谓“蒙古氏族皆为黑塔塔儿（《序纪》作黑鞑靼）”。非蒙古而加入蒙古者，皆为白塔塔儿（《序纪》作白鞑靼）”。柯氏又指出汪古“乃白达达十五部之一。”“本为布而古特，亦曰贝尔忽特。辽人称为乌而古。”《多桑蒙古史》引拉施特的话谓汪古“近类蒙古人”。其三，汪古属于羌族。日人小野川秀美谓：“所谓汪古部，是金章宗时赋予守御静州以北新筑长城的唐古纥人的一种称呼”，“所谓白达达，也就是以羌族组成的河西鞑靼的一个种落，迁到河套东北边的阴山鞑靼的后身。它究竟是从党项或吐蕃所派生，遽然难以肯定。但与羌族的唐古纥人系属同种，勿宁认为被称为唐古纥人的（部族）之中实包含了白达达。”^⑥其四，汪古属于“若干小部族国家松散的

① 阎复《静轩集·驸马高唐忠献王碑》卷3。

② 《马可孛罗行记》（冯承钧译）。

③ 箭内互《鞑靼考》。

④ 《蒙兀儿史记·色目氏族表下》。

⑤ 《蒙古源流》卷3。

⑥ （日）小野川秀美：“汪古部族的另一解释”，《东洋文化史大系》（宋元时代）。